



2004年度

鲁迅文学奖

《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

《小说选刊》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

《小说月报》百花奖

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

“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梁斌文学奖

《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说奖

集国内文学大奖之大成
汇名家小说精品于一书

新世纪

XINSHIJI
HUOJIANG
XIAOSHUO
JINGPINDAXI

获奖小说
精品大系

04 卷

陈应松 映川 潘向黎 莫言等/著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马嘶岭血案	陈应松
不能掉头	映川
尼古丁	杨少衡
甩鞭	葛水平
响马传	叶广岑
中篇一或短篇二	艾伟
一树槐香	孙惠芬
地气	葛水平
白水青菜	潘向黎
月光斩	莫言
长发	张楚
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	须一瓜
两位富阳姑娘	麦家
幸福的一天	刘玉栋
狗小的自行车	卢江良
我疼	陈希我
异乡	魏微

新世纪

获奖小说精品大系

XINSHIJI
HUOJIANGXIAOSHUO
JINGPINDAXI



上架建议

精品图书

ISBN 978-7-5387-2883-5



9 787538 728835 >

定价：51.50元(上下册)

新世纪
获奖小说精品大系

PDG

集国内文学大奖之大成
汇名家小说精品于一书

新世纪

XINSHIJI
HUOJIANG
XIAOSHUO
JINGPINDAXI

获奖小说
精品大系

04 卷

鲁迅文学奖

《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

《小说选刊》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

《小说月报》百花奖

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

“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梁斌文学奖

新世纪
文学
精品
大系

PDG

一树槐香

孙惠芬

—

黄昏时分，小馆里没有客人，只有二妹子和苍蝇。这个时候的二妹子，往往是手握苍蝇拍儿，坐在那儿静静地看着苍蝇在她眼前飞舞。它们喜欢沾有油腥味的桌面，然而并不在那里长久停留，它们喜欢桌面的唯一标志是不时地飞走，再不时地返回，就像外出干活的民工不时地出走又不时地返回。它们飞走时，是孤独的，有的向上，飞向了玻璃，飞向了天棚，飞向了天棚上的灯罩；有的则平飞，从一张桌子飞向另一张桌子，落到另一张桌子的酱油瓶上。只有这时，只有眼见着苍蝇落到酱油瓶上，二妹子才舞一下手中的拍子，也仅仅是舞一下而已。更多的时候，二妹子都只是静静地看。看它们从哪里起飞，又在哪里落下。看它们翅膀的颜色是如何的不同，腿脚又如何的灵活麻利。当然看着看着，总能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只苍蝇在半空飞舞时，还是独自，可是当返回圆桌桌面，会突然变成一对。它们变成一对，往往是一只扎在另一只的背上，长时间地舞动着翅膀和腿，发出嗡嗡的声音，仿佛常在她耳边回响的拖拉机的声音。每当这时，二妹子会突然站起，离开凳子，握苍蝇拍的手闪电般地舞了起来，随之，屋子里回荡起比风短促的飐飐的声音。

二妹子的苍蝇拍在空中一阵狂轰乱舞时，不是对着某一只苍蝇，而是毫无目标，而是东一下西一下，使那些刚才还悠闲自得的家伙，不得不顺着小馆珠子门帘的缝隙仓皇逃窜。

这是每天晚上都要重复的局面，二妹子先是静静地看苍蝇飞舞，之后把目光盯到一对苍蝇上，之后在听到一对苍蝇在耳边拖拉机一样嗡嗡叫时，神经病发作般毫不留情地追赶苍蝇，之后，不无沮丧地关门上锁，转到后厨，喊正在玩棋子的外甥睡觉，最后，对着被自己追赶得无处逃窜、从餐厅逃进睡屋里的一只苍蝇发呆。

在二妹子看来，她就是这只被追赶得无处逃窜的苍蝇。只不过追赶她的不是人，而是隐在身后看不见摸不着的命运。只不过那命运的蝇拍在风中划过时，留下的声音并不短促，而是天塌地陷般的一声巨响。当街上有人喊“他嫂子不好啦，他哥翻车被车轧死啦——”她的耳鼓一下子就炸开了，随之，是长时间的、无休无止的耳鸣。

如果只是耳鸣，也许还好办，难办的是，埋了丈夫之后，她的耳朵里回响的全是拖拉机的声音。她的丈夫开拖拉机，常年在老黑山的石矿拉矿石。那声音突突突的，似近又远，似远又近。那声音每在耳边响起，都如一把钩子钩住她的魂，使她动不动就一个人跑到了大街，在那里痴痴呆呆地朝远处张望。奇怪的是，在屋子里，她明明听到有一辆拖拉机正从远处开过来，可是出了大街，那声音又朝远处去了，越去越远。望不到拖拉机，失魂落魄回转身子，往院子走，身后的屋子一瞬间就长出荒草，使她再也不愿迈近一步。

从海边的婆家回到歇马山庄，只不过是一个失了魂的乡村女人毫无目的的游走，她的世界就两个地方，一个是婆家，一个是娘家。一个在眼前，一个在身后。三年前，她坐着 130 从歇马山庄嫁到海边，那歇马山庄的家就永远成了她的身后。虽然身后的娘家父母早就不在了，只有哥哥嫂子。可是当眼前的屋子长满荒草，她只有转身，返回身后。对一个乡村女人来说，生活永远都是这样的，院子是大街的后方，屋子是院子的后方，娘家是婆家的后方。然而，二妹子即使做一百次梦，也不会梦到这样的结果：这个在她生活中早就变成后方的地方，会在三年之后的某一个时辰，再次成为她的眼前。她的哥哥在听了她一席

诉说之后，一分钟都没停，就说，“那就回来吧，在三岔路口开个小馆，保证天天都能看到拖拉机。”

她的哥哥是歇马山庄村长，他当村长三年来，村上许多吃吃喝喝的钱都花在了镇边的小馆，要是自家有个小馆，实在是再方便不过。

于是，一对被拍死一只，只剩下另一只的苍蝇，在另一个日光分外温暖的正午，拎着一包衣服回来了，回到这个离歇马山庄只有二里路的三岔路口。

在早，在海边的家里，也是忙碌，鸡呀鸭呀猪呀，还有地里的庄稼，可是在早的忙碌全是自己在忙，和外人没有关系。和外人没有关系，你怎么忙都觉得是自在的、踏实的。现在不同了，现在一打开门，你就觉得用不多久肯定会有人来，你要买菜、买肉、买鱼，你要在锅底蓄着炭火，不时地吹一吹，你要打扮得利索一些，头发梳得光一些。关键是，你时时刻刻都要动脑筋算计，赚了几块钱，又赚了几块钱，二妹子最不愿意过算计的日子，算计使她感到紧张，不自在。当然，恰是这紧张和不自在，让二妹子暂时忘掉了拖拉机，忘掉了丈夫。实际上，小馆开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二妹子都不再留心三岔路口的拖拉机了。可是，有一天的紧张做比较，当夜晚来临，小馆突然寂静下来，身心自在下来，她会像一辆翻在悬崖里的汽车，轱辘不可遏制地在半空旋转，让她有种被悬空的眩晕。

二妹子的身体像车轱辘一样空转的时候，往往自觉不自觉就看到了一张面孔，那面孔在最初的夜晚，并不清晰，仿佛丈夫死后响在耳边的拖拉机，你不看时，觉得他就在眼前，可你一旦细看，又什么都看不见。然而这个夜晚，在我们故事开始的这个夜晚，他的面孔不知怎么就变得清晰起来，血肉模糊得清晰，鼻梁骨深深地塌进去，两腮气球样肿起来，嘴唇上淤着厚厚的血块。那血肉模糊的面孔，就像夜的使者，天一黑，就飘进小馆，跟在苍蝇后边，到处乱飞。当她疯了一样追散苍蝇，躲回自己睡屋，他居然随那飞进来的苍蝇一道，跟了进来。

于是，像掉进悬崖又栽进了水里，二妹子的脸和枕头，包括她的身体，一瞬间就在湿漉漉的水里漂了起来，使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使她误把自己的哭声当成了白天柏油路上拖拉机的声音，突突突的。

后半夜，她一点点平静了下来，仿佛沉到最底，再也无处可沉了，仿佛一条鱼游到江边，再不回头便无路可走了，她游回来，静静地看着天棚，直到天亮。

然而，谁都难以想象，当这样的夜晚宣告结束，当远处地平线上的日光爬过大地，射进小馆的窗玻璃，另一个二妹子居然如初升的太阳一样，湿漉漉地升起在小馆里。

说湿漉漉，是说她一早起来就洗了头，她从不早上洗头，她换上了一件暗蓝色对襟小褂，这是一件新衣裳，一看就知道一次也没有穿过，布纹上的棉丝像刚抽出的麦叶一样毛茸茸的。她在哭肿的眼泡上抹了粉，并在脸腮上抹了一层遮盖霜，尤其她换了一条豆绿色的围裙，它实心实意卡在她的腰间，现出她挺拔的腰身，使她看上去如同一棵堤坝上的新柳。

二妹子从小馆里升起来，这是一个令人喜悦的时刻，当然喜悦的，也只是那个给她打工的外甥，也只是她的哥哥，外人根本不知道。那个外甥其实是她嫂子的外甥，在穷山沟里上不起学，才十六岁就出来找活，来到小馆后一直就像只怕猫的耗子，小眼睛滴溜溜地躲着她。而她的村长哥哥，对她苦抽抽的一张脸早就有想法了，买卖不能这么做，和气生财。而这个早上，她一直是笑着的，她笑着叫醒外甥，让他生火烧水，打扫门前的草屑和塑料袋儿，然后，笑着迎来哥哥。她的哥哥每天早上都过来，一个监工的工头一样，这里看看，那里看看；然后，端着瓷钵站到柏油路旁，笑盈盈在那等待卖豆腐的马车和卖猪肉的手扶拖拉机。

在这个湿漉漉的早上，二妹子从小馆里升起来，但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等待在小馆里。她买了该买的青菜、豆腐、肉，封了生好的火，装了暖壶里的水，揭了围裙，到后厨里跟外甥说了句什么，就顺着辟在门口的土道，向西走去。

向西走去，这对二妹子，无论如何意义都是重大的，这条土道通着的西边，是歇马山庄，是她娘家的村子，那里住着她的婚前女友，住着她的嫂子。虽然与小馆只有两里地之遥，虽然站在小馆门口，朝西一望，落雀一样的房屋、草垛就

尽收眼底了，可是二妹子自从住进小馆，还一次也没有回去过。那天哥哥把她从海边接回来，直接把她送到小馆，仿佛她与村庄毫无关系。

哥哥的做法，无疑有些霸道了，是对村庄的霸道，也是对嫂子的霸道，同时，更是对二妹子的霸道。依二妹子的想法，她一个结了婚的姑娘又从外面回来，说什么也要到村子里报个到，即使不跟大多数人报到，至少该跟于水荣报个到。于水荣是她婚前的朋友，每一次回来，她都要去看看她。即使没有工夫跟外人报到，跟嫂子报个到实在是常理常情，没有嫂子的支持，哥哥再有本事，接她回来，也是办不到的。

二妹子穿着新崭崭的衣服从东边走来，一下子就吸引了村里人的目光，尤其是女人们的目光。她们纷纷从院子里探出头，葵花向阳似的，随二妹子的款款走来转动着脑袋。村里人盼二妹子盼得已经没有耐心了，有好几次，几个女人找到于水荣，说，“咱去看看吧，毕竟人家死了男人。”这毕竟里边，有着另外一层含义，是说她哥霸道，咱不能跟她哥一样。当然，她们指的霸道里边，也不是指她的哥哥没把二妹子先送回家这件事，而是指占公家的地开饭馆儿，这件事是有民愤的。因为情绪比较复杂，于水荣当时就否定了，“人家是住在小馆里又不是住在家里，万一以为咱是去下馆子呢？”女人盼着看一眼二妹子，主要是想亲眼看看死了男人的二妹子到底是什么样子。二妹子和男人的故事，在村子女人那里，差不多被嚼烂了，嚼到后来都有些变味了。二妹子和男人的故事，根本算不上什么故事，只不过是男人对她太好了，好到了不被乡下人们理解的地步。比如为了娇贵老婆，他不惜放下男人的架子，又喂猪又蹲灶坑烧火，还亲手洗衣裳；为了娇贵老婆，他放弃祖祖辈辈渔民出海的大事，买个拖拉机在附近的老黑山拉矿石。当然男人对她更重要的好还不是这些，而是不大能说出口的类似身体里边的好。这世界就是这样，越是说不出口的事越是传得快。当然还是二妹子自己先来说的，说她男人和她结婚都三年了，从没改过一个习惯，只要从大街回来，不管她在哪儿，第一件事肯定是凑到她跟前，猴子一样把手伸到她的胸脯里，要是正赶上在灶坑做饭，他一定让她解开裤带，让他的手在她的下身里呆一会儿。二妹子说，每一回他把手放到她的下身，她都感到子宫在动，那种五月槐树被摇晃起来的动，随着自下而上的动，她觉得槐花一样的香气就水似的流

遍了她的全身。

这句话二妹子当于水荣说出来，于水荣一下子就哭了，“天底下的好男人怎么就叫你摊上了，俺那死鬼，一年一年不回来，到了年底，又跟人到火车站扛粮包去了，俺等于守活寡。”

这句话被一个传一个地传出来，女人们眼前突然就涌出一团迷雾，使她们看对方的眼神变得恍惚。子宫，哪一个女人没有子宫，可是她们从来没有闻到过槐花的香气。她们的男人一年一年不在家，她们的男人即使在家，也从来没有大白天的把手伸到她们那地方。然而沉默一会儿，突然就有人嘘出一口气，之后，狠狠地骂道：“贱！”

一个在二妹子看来无比幸福的故事，被女人们口口相传讲着时，无疑就有了故事的宿命，歇马山庄的女人们没一个不认为这是犯贱！女人那地方要多脏有多脏，她的男人怎么就那么恶心？再说啦，两口子好到这地步，不是有点犯贱？！

二妹子的命运让她们不幸言中，这使二妹子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无人再讲，好像是她们伤害了二妹子，好像是她们在背地里制造了车祸。她的哥哥占公家的地开小馆，她们本是一肚子意见的，可是当听说二妹子回来了，脸成天不开晴，她们唯一的念头就是到小馆里看一看，安慰安慰她。当然，在这种想法里边，不能不说还夹杂一点别的东西，好奇。

现在，二妹子居然自己回来了，脸上还挂着笑。女人们一个个从院子里走出来，也和二妹子一样挂着笑。不过她们在端详二妹子时，鼻子下意识地一阵阵吸气，因为她们没有忘记二妹子身体里曾经装过槐花的香气。香气自然是吸不到，她们反倒吸到了一股油烟味。二妹子虽然换了一身新衣裳，但还是沾了小馆里的油烟味，这让女人们感到某种可怜和心疼。你想想，她曾经被男人宠到那种程度，如今一个人在油烟里熏烤，不是太可怜！

可怜最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香气的女人与没有香气的女人之间的距离。二妹子几乎是被大家簇拥着送到嫂子面前的。

二妹子瘦了，确实瘦得让人可怜，下颏尖得恍如一只瓢把，眼窝边尽管抹了一层粉，但因为陷了下去，还是能够看到那一圈乌青，尤其她笑时，脸腮上有两

道弯弓一样的褶子，就和嫂子镜子里见到的自己脸上的褶子一样。在见到二妹子最初的一瞬，嫂子心里头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疼，那疼是疼二妹子，又是疼自个儿。她和二妹子之间从来都没有过这种联系，因为她们俩的命实在是太不一样了，一个被男人宠的脏地方都能冒香气，一个被男人烦得连脸都很少正眼看一下。不正眼看不要紧，哪样伺候不好还要挨骂。一个从来不用操心，男人死了，又有哥哥宠她，给她开小馆；而另一个，眼看着自己的男人把钱拿给小姑子开小馆，帮着跑前跑后，买锅碗瓢盆收拾卫生，结果小馆落成，坚绝不让她靠前。现在，两个命运不一样的女人在嫂子眼里有些一样了，脸上都有了弯弓一样的褶子。这让嫂子眼圈有些放红，她不但眼圈放红，还伸手拉过二妹子的手，说：“都是你哥太霸道了，他不让俺去。”

二妹子说：“俺早就想回来，可是俺心情老是……老是不好。”

二妹子回来看嫂子，不想提到心情，只想说说感谢的话。她不想说心情，不是怕自己伤心，她经历了夜里的沉底，不会再沉了，正因为她感觉到自己不会再沉了，才要回来看看嫂子。她不想提到心情，是一说心情就要说起自个儿男人，而嫂子最不爱听的，就是她跟男人之间如何如何好。有一回她回娘家，话赶话说到她脚上的鞋，嫂子问：“你那鞋边怎么跟城里人似的，白净净。”二妹子说，“还不是他给俺擦的。”结果，话音刚落，嫂子立即转身。那一上午，嫂子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可是，二妹子不知道，现在的她和过去的她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她男人死了，死了男人就等于塌了天，她的天都塌了她有什么不能说的，她连天都塌了，说什么都只能让人可怜让人心疼。她甚至应该趴在嫂子肩头大哭一场。

那个上午，尽管二妹子没有趴在嫂子肩头大哭一场，但是她们说了很多贴己的话，这是她们姑嫂八年来从没有过的。八年前，嫂子也是一个娇气的女子，在歇马山庄小学当代课老师，可是因为她的爹妈在一件衣裳上偏向她，骂了她的姐姐，她的姐姐服毒自杀，她的名声从此就坏了，都说她要尖儿。嫂子是要强的，为了改变自己要尖儿的名声，她不惜从一个富有的人家嫁到儿女一大帮、炕上还有一个瘫婆婆的刘家。这些年来，一边教学，一边屎呀尿呀地伺候婆婆。因为伺候婆婆她经常晚来早走，最后连学都教不成了。她虽人被学校打发回家，她的名声却真的好了。她的名声好了，可是随之，她的手骨节粗大肿胀起来，她

的嗓音粗糙沙哑起来，她的身材鸭子一样走起路来哒哒的，使男人除了在黑灯瞎火的时候偶尔搬弄一下，白天根本看都不愿看。三年前，二妹子在家时娇气得不得了，家里的活儿一样也担不起来，下田、做饭、喂猪，全在嫂子身上，给母亲洗点脏衣服也要戴胶皮手套，手脚养得又白又细不说，成天就讲穿衣打扮。谁都以为，她也会和她嫂子一样，只要结了婚，就会变成一个老妈子，就身上的哪儿哪儿都得粗糙起来。可是哪里知道，人家居然遇到了一个打心眼稀罕她的男人，那男人不但没让她把皮肤变粗，还把她的心都养细了，细到能体会自己是一棵槐树。可是命运这东西就是有着这样奇妙的力量，它把两个从一开始就不一样的女人弄到了一样，弄到了现在这样。一个，虽有男人，却从来不看她一眼，从来不知道一棵槐树被摇晃是什么滋味；一个，虽被摇晃过，摇出了一身的香气，可是，那香气只能靠回想。

让命运之手弄得一样不幸的两个女人，在这个上午，居然说着说着，说到一个相当深的地方，说到了二妹子的身体里。这是嫂子一直想问却一直没有勇气问的问题。她过去没有勇气，主要是不想承认自己命不好，现在，有二妹子做伴，她已经不怕承认了，因为她的命和二妹子比，还算好的。二妹子一再说：“嫂子，俺夜里想一想，打心眼羡慕你，有一个完整的家，一个女人有个完整的家，是最大的福分，别的就是白扯。”

二妹子真心地羡慕嫂子，这太难得了，她从来都没有羡慕过嫂子。她们的谈话，如同在嫂子脚前垫了一块结实的石头，让她尽可以大胆往前走。有二妹子的羡慕在那引路，嫂子知道，她不管怎么走，在她们的言语中，她的生活都是结实的，不像以往，满怀好意把二妹子迎回来，话儿说着说着不知不觉就翻到虚空里去，就觉得自个儿简直是个倒霉蛋儿。

嫂子说：“二妹，你说他姑夫活着那会儿，大白天就把手放到你那地方，是真的？”

二妹子愣了一下，随后难为情地笑笑，见嫂子眼光里蓄满了特别的渴望，就抿了一下嘴，说：“是，他就爱那样。”

嫂子说：“他那样你觉得好受？”嫂子的目光依然是特别的渴望。

二妹子说：“当然好受，和做那样事一样好受，俺觉得子宫都在动。”

嫂子说：“你做那样事觉得好受？”

二妹子不假思索：“当然好受，你难道不？”二妹子没想到自己会反问，这让她立即有些紧张。不过，没一会儿，二妹子就看到了嫂子干巴巴的眼睛里，有了羡慕的神情，是在她面前从没流露过的羡慕的神情。不但如此，她还满怀真诚地说：“俺真羡慕你，俺一辈子也没有尝到女人的滋味，你那死鬼哥哥就像推土机，不上身拉倒，一上身就突突突的，从不管俺死活。”

三

新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二妹子再也不去想男人了，再也不去想自己的命有多么不好了，她尝过做女人的滋味，又是那样好受的滋味，她实在没有什么知足的！

这是以心换心的结果，也是以不幸换不幸的结果。后来几个晚上，二妹子还和嫂子一起，串了于水荣家、宁木匠家，她们串门的唯一话题还是有关身体，当然都是嫂子挑起的话头，已经快六十岁的宁木匠家的，听了二妹子的讲述，居然眼泪汪汪抓住二妹子的手，说：“俺家那死鬼从来就没摸过俺。”

在经历了风门一次又一次响动之后，小馆门前通向歇马山庄的道不再是道，而是风口，二妹子只要看到它，都能感到温乎乎的风正贴着地面向小馆吹来。女人们只要上镇赶集，都要跟二妹子打声招呼，目光贴心贴肺的亲切。

当然，二妹子不会知道，在她感受着从歇马山庄吹来的暖风的时候，这三岔路口的小馆带给村里女人，是什么样的感受。太阳出来了，是从小馆里升出来的，月亮出来了，也是从小馆里升出来的，因为从歇马山庄的角度看，小馆在他们的东边，和太阳月亮同出一处。而在过去，她们是根本不往东看的，即使看，也不觉得小馆跟她们有什么关系。现在，小馆跟她们有了关系，是那种扯筋连骨的关系，比如一看到小馆，就想到二妹子，一想到二妹子，就想到她的不幸，一想到她的不幸，自然就想到自个儿的不幸。有这不幸连着，小馆自然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明晃晃地照耀着她们。太阳和月亮照耀她们，冷与暖你自己体会。于水荣有一天来到小馆，不无感激地跟二妹子说：“真奇怪，俺一望到小馆，就不

觉得屈，在早，俺就觉得屈。”

在三岔路口，突突突的拖拉机声不绝于耳，可是二妹子再也不一趟趟往外跑了，不但不跑，且听了像没听到一样，毫无反应。因为有一村子的爱惜，二妹子真正告别了她那缠绵的过去，她那因缠绵而悲苦的过去，二妹子最可喜的变化，是对小馆有了经营意识。一粒种子一旦落入土地，生长是它不能抗拒的选择。二妹子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赶集的女人，到镇边的小馆挨家取经，她的主动是过去无法想象的。二妹子取回的最重要的经，是在一个小锅里又炖菜又烩饼子，菜炖在锅底，饼子贴在锅边，叫“一锅出”。这个经里最精髓的地方，是贴在锅边的饼子有一半是浸在菜里的，沾了鲜味和油香。这个经里另一个精髓的地方，是量大，价格又便宜，适合这一带饭量出奇大的卡车司机。

这个经取到之后，二妹子也像镇边小馆那样，用块木板写到外面。一锅出，价格五元。看到二妹子有了积极的态度，有一天，她的哥哥领来一帮客人，是村干部和镇上的干部。这使二妹子多少有些发慌，急得一身热汗，胸前和后背湿了一片。关键是她把鱼炖糊了，弄出一屋烟火味。

在二妹子心里，比她大五岁的哥哥有着这样的位置，他的眼神是父亲的，不管她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他都容忍，默许。五岁那年，二妹子为了给自己缝毬子，把哥哥心爱的狗皮帽子铰了，结果，愤怒的不是哥哥，而是母亲。母亲疯了一样拿着笤帚到处撵。父亲一直偏向女孩，为了不让母亲得逞，瞅母亲不注意时，把她藏到萝卜窖子里，让她在菜窖里呆了两天。在这两天里，哥哥小猫一样躲过母亲的目光，给她送饭。他的笑是母亲的，虽然极少见到，见到也是仅仅从牙缝里流出那么一丁点，火星星一样，可他不笑便罢，一笑，就让你觉得光芒四射，就像百合花的花期，因为它过于短暂、仓促，反而让你久久不忘。当两天过后哥哥牵着她的手从菜窖走出，气得半死的母亲突然咧嘴笑了，那笑，让二妹子每每想起，都像大冷天见了火一样浑身发暖。当然，在二妹子那里，哥哥对她的疼爱超过了父亲也超过了母亲，是父亲母亲谁都不能替代的。在她趴在菜窖子的两天里，她吃每一顿饭，哥哥都在边上吞口水，他的肚子都哗哗响，她问：“哥，这是什么声音？”他说：“不知道，是地下水吧。”出来之后，她才知道，哥哥是故意把自己那份饭端到外面吃才得以蒙混过关的。

因为有地下水在悄悄渗透，在母亲瘫痪之后那些年月，二妹子做好了饭，第一碗总是先盛给哥哥。如今，又有机会给哥哥做饭了，二妹子竟然慌乱得弄出一屋烟火味。

不过，她的哥哥一直平静地坐在那里，偶尔闪出一丝笑，似乎在暗示二妹子没关系。她的哥哥对嫂子从来不会这样，如果做烩饭的是她的嫂子，他会立即瞪眼，然后摔掉筷子，破门而去。这是标准的北方乡下男人的风格，老婆不过是挖进筐里的菜，谁进了他的筐，谁就得罪了他。

不过，二妹子的哥哥，在第一次往小馆领人这天的笑，确实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看到了他的想法在一步步实现：公款在自家小馆消费。这是他开小馆初衷中最要害的部分。

临走，他签了一张单据之后，跟二妹子说：“好好弄，俺常来。”

接下来的日子，二妹子开始制订菜谱，这是镇边那些小馆都有的，也是开业之后哥哥一再向她提醒过的。烩豆腐、木耳炒肉、“一锅出”、猪肚炒白菜、炸黄花、酱焖鱿鱼，在她再也不觉得自己有多么不幸的日子里，在她仿佛又回到为姑娘的从前的日子里，那菜谱里写进的每一种菜的料，都恍如槐花一样挂在了她的眼前，让她闻出一缕缕从小馆外面，从更辽远的世界飘过来的香气，而不再是身体里的香气。

实际上，在二妹子一心一意琢磨生意上的事情的时候，她早已经忘记了身体为何物。就像她对拖拉机的声音已经毫无反应一样。尽管偶尔的，有村里的女人们赶集时招呼她一嗓子，或嫂子没事到小馆门口站一站，热腾腾的眼神让她还能想起曾经谈起过的话题，但也仅仅是想起而已。关于身体里的体会，早就飞离了她的身体。

实际上，季节也早已飞离了五月，就像一只手早已飞离了二妹子身体一样，三岔路口的槐花被入夏的雨水打落，碎成一地花瓣，苍蝇翅膀似的陷在泥土里。在这个以槐花的碎落开始的夏天里，二妹子之所以能够闻到槐香，是因为她看到那落入泥土的花瓣正在一阵阵雨水的浇淋中腐烂、消失，变成了无数只苍蝇。它们在小馆的门口升飞，滑落，撞来撞去，越是到了黄昏时分，越是要在热烘烘的窗外欢聚一堂。

小馆东边，有一条从歇马镇伸过来，直通到岫岩城的油漆路，小馆前边，有一条朝歇马山庄辟过去，通向歇马山庄西边的几个村庄的土路，一天当中，除了那些骑自行车到远处倒腾烟草的生意人偶尔停一下，除了那些永远在途中的大卡车司机或拖拉机手偶尔停一下，这一带的农民，极少有进小馆的。零星的十几个客人，分散在漫长的十几个小时的夏日的白昼，寂静和沉闷，自然成了二妹子小馆驱逐不去的苍蝇。

早先，刚开业时，小馆也寂静，可那时因为二妹子一直对路上的拖拉机留心，那拖拉机又总是来来往往此起彼伏，寂静和沉闷也就被突突突的轰隆声覆盖。而现在，这声音居然被二妹子心中的另一种东西覆盖了，那另一种东西，是一个正常的经营者必不可缺的东西：渴望来客。

在二妹子的小馆正式开业一个多月之后，渴望来客这种心理，使二妹子越来越体会到了寂静和沉闷，因为这坐落在旱地里的小馆，来客实在是太少太少。

应该说，一个正常的经营者对客人的渴望，在二妹子那里是得来不易的，它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一程程地沉到悲苦的尽头，然后升起来，气球一样升起来，然后回到现有的生活里，用自己的不幸，找回来自娘家、来自后方的温暖，然后，用娘家人的不幸，比如嫂子、于水荣、宁木匠家的，填平自己的不幸，使她能够真正从身体里告别过去，然后，然后就是现在这样，如一个贪嘴的老鹰，成天睁大了眼睛，抻着脖子站在小馆门口，朝远处的柏油路上张望。一天一天，直到黄昏时分，蚊子和苍蝇们在热烘烘的窗外欢聚一堂。

小敏的到来，就在这样的黄昏时分，好像那聚在门口的苍蝇，正是为了迎接这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一辆大卡车在三岔路口停下来，车门打开后，下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小敏。小敏在跟司机往小馆走时，看不出与这一带乡下女子有什么不同，她的头发甚至有些乱蓬蓬的，包米地才钻出来一样。不同，是进门之后才显出来的，她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她一坐下，就主人似的，要过菜谱点菜，说由她请客。二妹子虽没见过什么世面，大方大气的女人她也并不觉得意外，让她意外的是，她点完菜，就自己进了后厨，向二妹子要过炒勺，说：“姐，来，我来给你爆三样。”弄得二妹子好长时间不知所措。

这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晚上，整个小馆都因为小敏的加入而显得富有生气。

她熟练地操作在炉灶上，做了爆三样、肚丝青椒、豆瓣鲫鱼汤、黄瓜拌粉丝，之后端起最后一盘菜大声冲外屋喊，“来啦——”清脆的声音恍如雨天滴在瓦楞上的雨水，一路倾泻而下，震得小馆屋檐下的地面嘣嘣作响。

当然，真正让二妹子觉得热气腾腾的还不是这些，是她热辣辣的眼神，是她火一样烤人的笑脸，在吃饭的时候，她居然说服了一向怕见人的山沟里的外甥，让他和二妹子一道坐在他们中间，这让二妹子有一种回到她原来那个家一样的温暖。听得出，小敏和卡车司机是在路上认识的，她搭了他的车，所以，她要请他吃饭。可是，因为有她热情的牵动，那司机居然也家里人一样和二妹子碰杯。

好久了，自搬到小馆以来，二妹子的外甥从没这么开心过。他告诉小敏他叫王树生，是杨树沟王家屯的王，弄得小敏和司机一阵大笑，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杨树沟的王家屯是什么地方。作为交换，小敏告诉王树生，她叫吕小敏，是黑龙江兆丰县的吕，弄得二妹子和王树生也开怀大笑。

世界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尤其黑龙江兆丰县的吕和辽南王家屯的王的筵席，因为是小馆里少有的欢乐，这筵席散得尤其觉得快。当吕小敏要和二妹子结账时，无论是二妹子还是王树生，目光都瞬时黯淡下来，如同吊在棚上的电灯突然低了一百度。然而，奇迹，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吕小敏呼啦啦和司机离开小馆，却没有上车。她看司机上了车，随后在下边砰的一声关上车门，而司机，好像早就同吕小敏说好了似的，门一关，轰隆隆就启动了。

虽然留恋晚饭时分小馆的气氛，可是吕小敏没走，二妹子和王树生都愣在了那里。

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时，只听吕小敏说：“姐，俺给你当厨师，不，服务员也行，咱可不可以试试？”就像有人突然给二妹子送来一样礼物，她喜欢，但要还是不要，她需要好好想一想。

这个礼物摆在二妹子面前，其实已经由不得她想了，因为朝前望，大卡车已经走远了，往后看，一晚上的快乐仍然像雾气一样弥漫在身后的小馆里。二妹子几乎不假思索，就抓住吕小敏，说：“太好啦，你给俺当厨师！”

四

如果说娘家人对二妹子的接纳,使她开小馆有了热情,那么吕小敏的到来,更使二妹子对寡居的生活有了热情,这实在是一个重要的收获。那天晚上,睡在一铺炕上,她们一谈谈到后半夜。吕小敏告诉她,她也没有男人,她十九岁就结了婚,生下两个孩子之后,她做生意的男人甩掉她跑了,跑到哪里,不知道,据说是看上了一个倒木材的佳木斯女子。为了养活两个孩子,她不得不把孩子放到乡下娘家,一路南下找工作。

和二妹子一样,这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公理公道说,一个女人被男人甩了,心里的滋味不会比男人死了好受多少,可是吕小敏的样子,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开心。她一晚上一直重复的一句话是:“姐,想开了,千万别跟自个儿过不去。”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在二妹子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二妹子有了一个伴儿,有了一个助手。一个不受宠的女人,往往都是那些能干又聪明的女人,她们不知道是因为太能干太聪明了,才不需要男人宠她,还是因为男人不宠她,才变得格外能干和聪明。反正,和二妹子比,吕小敏真是太能干了,手脚麻利不说,待人接物周到细致,滴水不漏。

为了配合二妹子的收获,村长哥哥第二天下午就领来一伙人,说是镇工商所的。她的哥哥是在早上“查岗”时看到吕小敏的,对木已成舟的事实,哥哥不但没有表示反对,反而用惊异的目光看着二妹子,意味深长地说:“行啊,老板娘决策得不错嘛!”

苍蝇在黄昏时分,于小馆门外欢聚一堂的时候,小馆里边的人们,也能够像苍蝇一样欢聚一堂了,这是二妹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这些欢聚一堂的人们,与苍蝇们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欢聚是有中心的。比如那些工商所的人们,目光紧紧盯着吕小敏,她苍蝇一样在屋子里飞来飞去时,笑也是长了翅膀的,人在后厨,你在饭厅里就能听见。如果她人在你的对面,那么她的笑往往要穿过你的头顶,震荡在整个屋宇,使喝酒的人们恨不能拖住她的笑,不让她的笑溜